

書業刻本與詩

何吉

出版



李樺・温濤插圖 周令釗封面

代序

命運條給我的鼓勵和期望，差不多有很長很長的時期我守着那不開花的日子，我彷彿把自己安置在一個遙遠的角落裏，看着那些陌生或者熟悉的面孔在我的前面走過去。我從不會想到過自己也有一個光輝的「前途」，我祇讓幻想來支配自己那一長串沉沈的日子。

現在該是抉發我過去那一堆荒唐和罪過的時候了，是的，曾經有一個時期，我過着那可怕的糊塗日子，我把自己的思想同行動囚在那麼窄狹的籠裏，我沒有想到過飛，那隻籠子一度就關着我，到後來，等我開始要飛時，那翅膀幾乎在長久的關閉中毫無展佈之力了。

請相信「幻想」是常常毒害一個人的，它讓你獲得一份空虛的安慰；一團不可及的美麗；一團渺茫的溫柔；一絲不可見之微笑。就爲了這些毫無根據的美麗和溫柔……，讓我愚蠢地等待了一個可憐的長的時期。

□：那時候有許多同我很好很好的朋友，他們用激動的言詞勸告我，用熱烈的友情鼓舞我，而我底沉溺在自己築成的那不落邊際的「幻想」里。我會經「冷酷」地拒絕了成串的「好

心的忠告，我掙脫了一切熱情來援引我的手。糊塗叫我祇信仰自己那份「聰明」，我從不理會別人好心的勸告。一直我過着那孤傲的日子，讓自己在那看來是高高的理想中生活。我住成千成萬年青人英勇搏鬥的姿態，我非常同情他們，然而自己却始終缺乏一份堅強的信心，我沒有參加過他們中的任何一行列。

是的，我說過有一個很長很長的時期，我是「把自己安置在一個遙遠的角落里」，我讓自己成爲一個孤獨的人，祇在自己那孤獨的園地裏漫步。

時光真是過得吃驚的快，假如沒有一個機會讓我在這可怕的夢境里爬出來的話，也許它會把我毫無顧惜地拋在後面，讓我永遠也無法追趕上去。感謝我忠誠的朋友，也感謝這輝煌的時代，我是跳出這「狹的籠」了，我驕傲於自己的翅膀仍然可以向着那青天飛！是的，謝謝你給我的鼓勵和期望，我會看得清那光亮的所在。我將不再讓不可及的幻想來包圍自己，纏繞自己。我將投入一支偉大沖激的洪流里。

請相信我仍然是一個熱情無比的人，我仍保持了那一份倔強同勇敢。我慶幸於自己在將要跌到一個深淵的前一秒鐘的急速回頭，我望到那輝煌的「前途」笑！

我很好，祝你也愉快！

獻詩（一）

白紙上寫下了一行行的字
這是靈魂的呼喊不是詩
誰用血染紅了這時代的腰身
誰用血染紅了他的詩句



(南)

獻詩 (三)

我爬在夢的邊緣

守着那雷聲 那閃電

沒有太息也沒有浩歌

我瞪住世界的變

任風暴挾着砂石向我投

任地球一千次向我發抖

對祖國我應當唱出：

「上十字架 我是耶穌」

担當起時代的重任

愉快的笑閃透我的心

祖國的四野在呼喚：

「去罷 你是風砂里的人」

讓投槍刺穿我一個一個過去的夢
用血紅的雙手我們給老時代送終

誰說我們是沒有笑的

但我們要笑得好看得年輕

豐收年

八月

柳絲青

秋水明

南風吹熟了稻穗

——粒粒如金——

在驕陽下工作着的

我們偉大的生產者呀

棕色的肩背

棕色的手

打出了跳躍的谷子

送到前線去呀

送到後方去吧

還有——

團集起來

我們的金色的谷子

一個豐收年

又一個豐收年

在敵人困惑的時候

我們却有

無盡的人力物力

在敵人之前

我們顯示出

無數棕色的手

棕色的肩背

「又一個豐收年」

這是給侵略者的

堅強的回答

「我們的湘江」

在祖國的天空下

閃爍着藍色之

蛇綠的腰肢的

——是跳躍的湘江呀

過平原

它唱着柔婉的歌

過山谷

它回擲着怒吼

不像古代的美人

專門賣弄她的細腰

它却以豐富的乳汁
餵養了祖國的大地

也像一支血管

殷勤地輸送着營養

從後方到前線

從前線到後方

許多人都知道：

「我們離不開湘江」

湘江上有飽滿的白帆像蝴蝶

一個個張着稚的翅膀

從蒼茫的水面上飄過來

又向蒼茫的水面隱去

我們的湘江



溫濤刻

湘江的兩岸有高山

高山傾聽着江流的絮語

也有浩渺的平原

平原的柳條揮送着船隻

我們要保障我們的湘江呀

湘江是偉大而美麗的

它有豐富的乳汁

它養活了我們無數的

祖先和子孫

我們要像湘江一樣奔騰

奔騰着把頑強的敵人掃退

「我們離不開湘江
我們也不離開湘江」

在祖國的天空下

閃耀着藍色的腰肢

唱着嗶嗶的調子的是

「我們的湘江呀」

陌生花

他們是一列長長的隊伍

翻過了無數新綠的山谷

山谷里有陌生的花

陌生的花望着陌生的人笑

砲火燬不了秀麗的山河

戰壕里也吹開了寂寞的花朶

春風無恙嗎

請爲戰士拂去衣上征塵

煙 雨

馬的蹄子落在石子路上
山崖里一支花探出頭來
看着騾馬蹣跚的隊伍
過去了 又過去了

斗笠上的水珠子笑了
山谷也習習地

坐在馬背上的人
遙望一山煙雨

春

春天停落在誰家的窗頭

牆頭上乃開出了第一朵花

夕陽把半截紗窗染紅

又染紅了剛才有人薄過的一角蘭干

說有一點像故鄉的春色呢

而陌生的談笑却使我感到寒冷

能不悵然嗎

家園手植的桃花也在鐵雨中凋零了

山水夢

四月的天圓滑得掛不住一片雲彩

何處是烽火染紅的霞霓呢

我願聽鐵馬的一聲叮噠

我願聽自己的歌走得遼遠

打鐵人

打鐵人把仇恨放到鐵板上

把希望也放到鐵板上

鐵板發出粗暴的呼喊

飛躍着希望的火花

鏈子丁丁的敲着

鐵板上終年開出燦爛的花

鏈子丁丁的敲着

日子像火花飛濺了

在往年

鐵鏈愉快地歌唱着

鐵板上開出歡樂的花

現在變成粗暴的呼喊了

瘋狂的疼痛和虐殺

把一些人們帶走

也把打鐵人的希望帶走

鐵錘要咆哮了

戰鬥季

號聲把寂寞的黑夜吹走
在濛濛的曉霧中
我們的隊伍唱着歌
走過了 又走過了

秋天 是戰鬥的季節呀

到平原去

到山裡去

到湖沼地帶和 東南沿海區去

從四方八面襲來

我們的鐵雨

暴燥地降落在——
敵人的陣地

秋天 是戰鬥的季節呀
到平原去捉「烏龜」
到山沖里去擒「野獸」
到湖沼地帶和

東南沿海去捕「鯨鯨」罷

在濛濛的曉霧中

我們的隊伍 唱着歌

走過了 又走過了

號聲把寂寞的黑夜吹走

「註」：「烏龜」是指戰車、「野獸」是寇軍，「鯨鯨」指敵艦。

山河之戀

我們的山河是遼闊的

無比的富饒和雄偉

我無法歌唱它

拙劣的言詞

寫不出它風物之美

北國浩渺的平原

江南的千山萬谷

與夫明靜之秋水長天

皆使你的記憶生色

有綠的森林和田園

銀色而柔和的流水
有亙古未開闢的鑛源
以及奔騰跳躍的江河

過巫峽你聽見猿啼
過洞庭你看見秋雁
還有黃河長江之歌唱
北國駱駝羣的鈴聲

如今烽火照亮了祖國的天空
山河能無恙嗎
敵騎所至
遂使記憶變色了

我們是祖國的兒女呀
祖國的山河是我們的
請以堅強之鐵臂
痛擊來襲的敵人吧

一個爽朗的人

「先生

望着你

我想到

另外的一個人

「他有你一樣爽朗的心

像青天

不塗一絲雲影

「他有爽朗的聲音和笑貌

從他的談笑聲

你的心也溫暖了

一個爽朗的人



李樺刻

「他說話也像機關槍似的
一個字追逐着一個字
說的那麼快，誰從不繞個彎兒

「他有一個溫暖的家
然而他離開了

爲了這偉大的戰鬥

「他有鋼鐵樣的心
他說：『鋼鐵是無法改造的
祇有重新鑄過』

「然而他走了

像平原上一陣風

「先生

現在他不知哪兒去了

也許荷着槍

在平原上奔馳

呼喊着祖國自由的氣息

「也許在山林里

像貓頭鷹

等待一個勝利的夜襲

「也許在運糧

在担架

在幫助我們每一個兄弟

「總之

他從來沒有看輕過自己
吝惜過自己的心力

「先生

他是一個爽朗的人
像先生一樣

親切而爽朗的人
當我想到他

我的心也溫暖了」

築路者之歌

無賴的鐵錘飛舞着

敲出了

滿山遍野的

叮叮王王之聲

鋼鐵的手臂

愉快地飛舞着鋼鐵之錘

把岩石碰碎了

把岩石碰碎了

鋪在祖國的路上

這是復興之路呢！

從此——

前線與後方

國內與國外

遂愉快地交流起來了

這是力的交流呀

讓我們揮出

沉重而仇恨的拳頭

痛擊着

強暴的敵人

請看我們鋼鐵的手臂

我們鋼鐵的錘

飛舞着

把頑強的岩石碰碎了

(正如碰碎我們頑強的敵人)

這是復興之路呀

這是力的交流

無數鐵錘飛舞着

敲出了

滿山遍野的

「丁丁」之聲

山城

古城對着青山

青山上開花

古城也開花嗎

說千里外有砲火

古城的人笑了

他望着遠方出神

誰把古城的歲月拉得長長的

長長的在做着古色古香的夢

夢見對面青山上花開又落了

戰士頌

誰用光輝的血

塗遍大地瓊瑤的腰身

誰留下千古的呼聲

震響這峻拔的山谷

誰用劍樣的眉

迎接晚來一串露珠的寒冷

誰用閃亮的槍尖

劃破黎明前的一片陰森

他們——

是祖國的戰士

(血海和風砂里
成長的豪傑)

他們

是第一線的兵

(用火的網

火的心

消滅敵人的人)

荒村

荒村里

我看見殘破的

月亮同屋子

幾行瘦柳

無言地

牽起行人

絲絲的哀怨

誰知道哪一堵

病弱的

慘白的牆上

曾經寫下

滾熱的

同胞們的血

誰知道哪一束

無言的枯骨

是會被污辱和支解的

同胞們的屍體

（而現在又承受着風雨的剝蝕）

是的——

從這被血染過的

消瘦的村子里

我嗅到了寒冷

（而做着離夢的

村獵的葉子
也悚然顫慄了

很回

直擊去

直擊去

直擊去

直擊去

直擊去

直擊去

直擊去

長城夢

長城做了一個古怪的夢

它夢見自己年輕了許多年

城堞上沿着一段夕陽

照得它睜不開雙眼

金甲的武士城堞上徘徊

凝視着下界的戰雲初展

城外的胡兒頭頂夕陽

像一片潮水邁近城邊

金甲的武士發一聲喊

射出萬枝金箭

長城的夢忽地驚醒

胡兒的鐵騎早跨過了腰身
夕陽仍是一樣美好
城里的烽火早照得透明

微辭

——兼柬奉茲

我愛春天的彩筆，塗遍山河。

我愛燕子尾，把一片白雲剪破。

我愛一顆蒼老的心。

我愛一回不悔的罪過。

火熱的鋤

——爲毀路的民快隊作歌

鐵鋤——

沉重而迅速地起落着

爲了阻止敵人的進攻

我們把寬闊的路毀滅了

將泥土堆成可愛的山堡

——變成綠油油的田

一寸又一寸的

我們愉快地

揮響着鐵鋤

翻山越嶺而來

我們穿過無數的鄉村和城市

寒冷的鐵鋤

也被舞得火熱了

火熱的鋤使我們的心溫暖呀

當愉快地爲着祖國而工作

我們將以寸步難移之路

困惑來襲的敵人

槍與兵

——湘桂軍中所見——

古代的英雄

戀愛着

名馬與寶劍

然而我却看見一個兵

更愛他的槍

他說：

「我什麼也沒有了

家 母和妻子

現在

祇有一桿槍」

「祇有一桿槍」

他說

「晚上我們還抱着一塊做夢」

他笑了

「祇有一桿槍……」

他說

他睡着了

倚着車廂

擊住槍

一九四〇、七、二，全州

有贈

——東莉

一揮手

一聲低低地「再見」
從此讓千山萬水
來裝飾我的夢

春風又吹綠了柳梢

山城里也有紫色的霧嗎
且獨自看遠方的天色

桃花點染在湖水邊
想著去折一枝

而待送的人却在千里外

不要拂衣上征塵

春風是多情的

而刮後的家園

也有花開如笑嗎

懷荷葉塘小琴哥

我懷想的是一間小屋

院子里有鵝卵石鋪成的小徑

砌就的花台

花台上栽着指甲紅，玉簪和野菊……

（還有，叫你想不出名字）

展開一頁報紙

「湘北前線戰事穩定」

想起在振蕩中的故鄉

偶然回憶到這小屋的主人

——他現在何處呢？

花開四時如錦

祖國的鐵空

祖國的鐵空

震響着馬達的怒吼

四月是戰鬥的季節呀

讓我們在萬里晴空

撒下封鎖的網

讓我們在白雲里飛

在藍天里笑

我們排好了鐵的行列

鐵的隊伍

我們的翅膀

比着翅膀飛

我們浮過白雲

飄過山谷

橫掃過長江大河

我們有鷹樣的眼睛

鷹樣的勇猛

鷹樣的銳利和堅定

我們飛翔

在祖國的天空上

守候着那些殘酷而怯懦的

天空的敵人

烏達的怒吼

劃破了四月晴空的寂靜

我們爬進了朵朵白雲

我們望向遠處

我們看見

可恥的天空的仇敵

他們從遼遠的方向來

他們要向我們的山河

撒下罪惡的種子

我們是祖國的鐵鳥

不 我們是鐵的鷹

我們是空中的勇士

風雲里的英雄

我們要以勇猛和堅定的姿態

擊落敵人

我們怒吼

我們昇騰

我們俯衝和突擊

我們橫掃過一切

我們看着

可恥的敵人

像彗星拖着它的尾巴

從祖國的藍空里掉下了

我們擊潰了

我們空中的仇敵

在祖國的鐵空里

我們的馬達笑了

勝利在我們之前

光明在我們的頭上

我們浮過白雲

飄過山谷

橫掃過一切

我們是英勇無比的

空中鬥士

風雲里的英雄

我們是鐵的鷹

鐵的行列

題紀念冊

在我的

紅色的手冊上

他們——

留下了

濃烈的

友情的字

他們來自黃河

來自長江

來自太湖和珠江

（還有我們所有別的地方）

像一股巨大的沙流



匯集了

他們相信

在砲火的鐵雨里

將會洗去他們

可恥的污跡

祝福他們

倔強地生長吧

生活要像一首熱情的詩

雄渾

堅實

活潑

向上

俘虜之訪問

事實的發展指示給我們看，本着你們偉大的自衛精神發動起來的抗戰，不只爲了中國的獨立與自由，而中國勝利的結局也就是日本被壓迫大眾的解放，同時，也是真正世界和平的基礎，誓與你們站在一起，盡全力來打倒暴虐無道和平的敵人——日本軍閥，同時熱望着我們的血將成爲那偉大血潮中的一支。

——小林武夫

從遼遠的記憶里

你拾起一串無言的

——櫻花之夢

（還有「串清冷的淚」）

你說：

「島國的春天是溫暖的

我懷念那藍色的——
胸襟闊大的海——

你低下了頭

讓一片記憶的帆
駛進那藍色的海里

「海嗎」？

我看着你淒傷的眼說：

「你仍然會回到海那邊去的

那時候你將看到——

更闊大更自由的

藍色之海了——

懷長沙

說湘水是多情的

綠波上會有人

投下她輕靈的笑

——微香的衣角

眉樣的春山

也有人想到

要渡河折一支映山紅嗎

而古城是燒焦了的

瓦礫堆上

春風也吹不開璀璨的花朶

於是我遂有了

血紅的回憶

三月是戰鬥的季節呀

讓綠波投下我們的鞭影

仰溪鋪之夜

——湘西行脚之二

半山上的盞燈

黑暗里點亮了你的眼睛

馬路上的木叉

掩上半扇門

告訴行脚人

——該是睡覺的時候了

在這崇山峻嶺間

你能設想出一幅

——「草莽英雄圖」嗎？

有綠林好漢

奔馳於懸崖絕壁

「留下買路錢

不然 留下你的腦袋」！

但如今

他們已呼嘯而去

爲了更偉大的戰爭

瞄準了他們真正的敵人

飛到敵人防線里去！

「飛到敵人防線里去」

敵人的防線里

躺着我們秀麗的山河

「飛到敵人防線里去」

敵人的防線里

有着我們被迫害的

羞辱的同胞

以鋼鐵的呼聲

驚碎敵人的旗

祖國的兒女



「飛到敵人防線里去！」

溫濤刻

將用微笑歡迎你

你——空中的戰士

馬達爲你唱出

心里的歡悅

「飛到敵人的防線里去」

祖國的河山

祖國的兒女

正含笑等待你以突然的姿態

襲擊敵人

湘江憶

我生長在湘江河畔

我熟悉於它的

每一朵睡睡笑着的

青色的浪花

每一圈蕩漾開去的

嬌嫩的漩渦

每一支在水淺處

探首而出的綠葦

我看見——

每一片老滿的白帆

在水面上飛駛

從遼遠的藍色之天邊來

又投擲到遼遠的藍色之天邊去

而江上無情的風雨却使桅上的風帆瘦了

我看見——

平靜的江水塗上紅霞

黑夜中它又點亮成串不眠的燈

（天晴時它有一片溫柔

天陰時又擺滿一堆暴燥）

我看見——

吊樓上倚窗看風景的人

臨流浣衣的少女

（湘江是好記性的

它不會忘掉浣衣人幽渺的笑和衫上的香）

你們，戰鬥的

(朗誦詩)

你們戰鬥的

鐵的流

鐵的鎖鍊

向敵人的營壘

向塗遍了同胞們的腥血

塗遍了我們羞恥的

眼淚的 祖國的山河

層層封鎖

層層包圍

用你們燃燒的心

射出燃燒的子彈

那些子彈是帶着我們

千百萬人的憤怒

千百萬人的仇恨

千百萬人的羞辱

向前飛躍的

你們有堅定的六月的心

堅定的粗壯的手臂

和瞄準敵人的堅定的鷹似的眼睛

你們！

是英雄

是鬥士

是祖國無上的光榮

我看見過坦蕩放流的長江

我看見過衝激跳躍的黃河

我能歌詠它們的偉大和莊嚴

然而對於你們那廣大的胸襟

磅礴的氣勢

奔騰的戰鬥的力

我將無法歌頌

我眩惑於你們的挺拔雄偉

你們

是英雄

是鬥士

是祖國無上的光榮

你們

戰鬥的

鐵的流

鐵的鎖鍊

在戰鬥的春天里

千百萬仇恨的芽怒茁了

我將以高度的熱情

祝福你們光明與勝利

脫甲橋頌

由金井至福臨鋪，沿古大道必經脫甲橋小鎮（爲作者故鄉），此次湘北戰鬥，即展開於
該處，去年離鄉時曾作此詩，今讀此更增感觸也。

一個細雨的早晨

用一片含淚的微笑

我離開了你

古老的脫甲橋

那時你用惺忪的睡眼看着我

屋頂上一縷縷炊煙在飄

「再會吧 脫甲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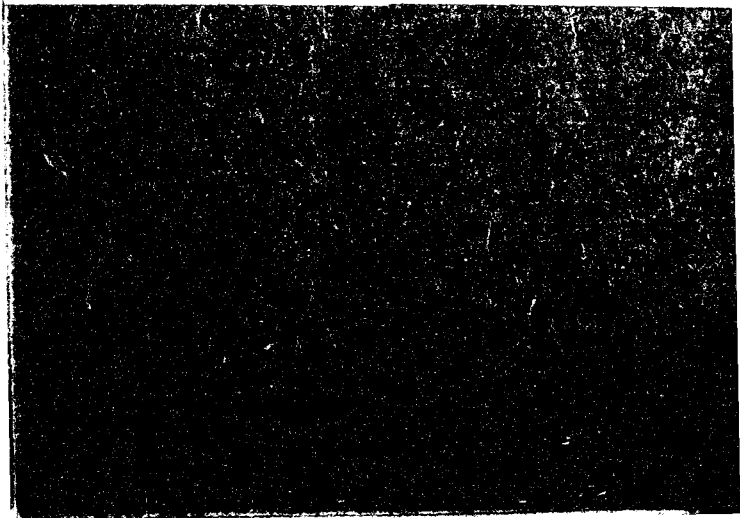
留下一堆荒唐

我輕輕地走了

觀
甲
編



溫
海
集



戰雲籠罩住你

忿怒將掛上你寂寞的肩前

你所有的雖不過是一堆平凡

但人們却用神奇裝飾出你的巧妙

說古時有一位忠義的將軍

在這兒曾脫下他的戰袍

但我喜愛你的

是一片恬靜寫盡人間的美好

春天一支彩色的筆

塗紅你周圍的山腰

如鏡的水田里

抽出綠油油的禾苗

布谷鳥在不知名的地方

輕輕地叫

夏天一串黃昏的風

吹着稻穗輕輕地跳

田野里擱起了山歌

村子里飄浮着小調

還有秋天的明月

螢火虫的閃爍

和平 安靜

你從不想到戰爭 從不心跳

如今戰爭的烽火起了

脫甲橋

你應當來一次大的咆哮

祖國的戰士們

在你的周遭

將以白刃

痛擊來襲的強盜

等那個勝利的日子到來

我再看見你時

將喜悅地呼喚你

「偉大的脫甲橋」

校後記

一九三九年冬與王亞平，李樺，溫濤諸兄創「詩與木刻社」。這些東西，有一部份是那時候寫的，其後還陸續寫了些，經汰選後，輯成此冊。揆於「敝帚自珍」之例，這些東西恐怕也沒有什麼大光輝溢，然而我是實愛它們的，校後附記數語，用以誌其源。

——何嘉，一九四一，九，二二，桂林。

續出新書：

王亞平 何嘉 主編：
李樺 溫濤

詩與木刻

(合訂本)
編輯中

本刊曾以新的姿態出現，每題均用詩畫配合，深得一般讀者好評，現由本刊主編人之一精選詩畫數十題，彙成合訂本一冊，不日出版，以公同好。除主編人外，其經常執筆者：

袁勃 立平
林山 呂劍
高詠 洪波
陸田 侯伍
莫洛 燕茗

洛克：一人語

(散文集)
印刷中

大凡讀過作者散文的，都認爲獨具一種風格，文筆華麗，觀察深銳，絕非泛泛之作，此冊所輯，均爲近著，特先預告。

詩與木刻叢書

何嘉：戰鬥季

編輯人 鄭家弘
發行人 李紫玉
發行者 南窗書屋
總經理 國防書店

82

(2)

NOT FOR SALE FROM 1954-1955 TO 1956-1957

窗南

\$1.00

